

泰山的女性光芒

蒋殊

我不记得,第一次住在泰山的那个夜晚,有没有月亮。第二次的夜晚却是真真切切没有月亮。那个夜晚,我与同行的朋友站在泰山最高处,望星空。星星没有想象的多,也没有“手可摘星辰”的意境,然而谁都不会失望,因为每个人的目标都是次日早晨缓缓升起的那个太阳。

登泰山的人,几乎都是为了亲眼目睹太阳升起,以至于有的人裹着一件军大衣在户外有利位置过夜。有些人,铺个毯子挤在宾馆大厅地板上。

不必上闹钟,凌晨的酒店门外早早就响起此起彼伏的敲门声,以及“走了——走了——”的呼唤声。客人们裹得严严实实应声而出,挤进入流中去看日出。

尽管国庆长假刚刚过去,看日出的人还是多到无法想象。凌晨5点钟的天空,漆黑一片。掉在大部队后面的我与女友跟着人流向前。

可是,所有的位置已经被挤占得连一丝缝隙都不剩。跌跌撞撞,相互搀扶着想在人群中寻找一份运气。终究,泰山没有辜负远道而来的我们,那块刻有“五岳独尊”的石头上,为我们留出一方空隙。

站在那处乱石堆上,摇摇晃晃等待一个神圣时刻到来。

太阳升起的地方,只有一条橘色的线,预示着太阳正在攀升。从周遭鼎沸的人声中可猜到看日出

人群的壮观。人们的聊天内容,大多与日出无关。

所有的喧嚣,是在突然间停止的,化为一致的惊呼。太阳缓缓露头了,密密麻麻的人群也暴露在晨曦中。看看时间,是6时15分。在无数双眼睛注视下,用时不过五分钟,太阳一点点跳出来,发出万道霞光。

那不是碧霞吗?那就是碧霞呀!

若不是这夺目的霞光,我几乎忘记前一日下午碧霞祠的遇见。

那是泰山又一轮夺目的月亮,是泰山主神碧霞元君。说不上为何这雄壮的泰山有着诸多女性的光芒,有趣的是泰山主神故事中也流传着一个兄妹二人争抢泰山的传说,最终妹妹碧霞以智慧取胜,赢得泰山主神的地位。

泰山无疑是雄伟的,雄伟到人们常常忽略其主神竟是一位女性。碧霞元君的道场,宏伟地铺开在泰山上,包括庙宇、神坛,以及供奉碧霞元君诸多设施在内的一个宏大建筑群。

“行四海外,东到泰山。仙人玉女,下来翱游。”据说,这是“泰山玉女”最初的说法,来自曹操的《气出唱》一诗。诗中的玉女,是不是被尊称为“碧霞元君”或“东岳泰山天仙玉女碧霞元君”,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碧霞女神以玉女形象在泰山生根,并且以强大的慈悲心护佑着一代代百姓。

走进碧霞祠那天已近黄昏,但人流不息,可见女神在百姓心中的力量,她主管的范畴,也从生儿育女扩展到平安健康、家庭和睦。

祈福的人流中,细心的老师突然发现一个身影,那是一个极年轻的女孩,该是与我初次登泰山一样的年纪。然而她与身边大多数成双结群的青年男女不同,独身一人,瘦弱、清秀,梳一条麻花辫,着一件黑白格子卫衣,一条牛仔裤,一双白色运动鞋,背一个白色双肩包。简简单单的装束,简简单单的行头,却并非简简单单的心情。她游走在碧霞元君道场间一次次虔诚朝拜,一处完毕,又直直走向下一处。

周围人声鼎沸,欢声笑语,她却是不听,不看。

突然间一个转身,让我看到她忧郁的眼神泪花闪闪。

女孩遇到什么事?女孩的内心装着多重的忧伤?碧霞女神,是不是可以如愿听到女孩心声?

自曹操书写下“泰山玉女”至今,碧霞元君在泰山已经进驻了将近1800年。当初被称为“玉女”的女神,也因操心民生走在变老的路上,一路从女孩成为“泰山娘娘”,升级到“泰山奶奶”。这样无距离又极富烟火气的称谓,倒让人觉得女神与这人间的女子一样,都是有温度的存在。

有温度的女神,一定不会冷落人间疾苦。

童年枣之乐

马肆

秋风扫落叶。

好一个霸道的“扫”!已经变黄和正在泛黄的枣叶被旋到半空,来不及舒展轻盈的体态,便扑扑簌簌落下,又被劲风一路裹挟,贴着地面连翻几个跟头,一堆一簇一排,拥挤到墙根。

经日晒风吹早已干透的红枣,抓住与高枝的最后一丝牵绊,执拗地荡过几荡,也被无情地甩了出去,划出一道道红的弧线,噗,噗噗——那着地的声音,径自穿过耳畔,直抵心脏,像擂响一曲乡愁,令我欢呼雀跃,令我欣喜忘形。迫不及待拾起,近乎贪婪地塞进嘴里。

这是怎样一种甘醇?远远超过了红枣甘甜的本味。或许是因了它晕染时光内敛的红润,或许是因了它蕴藉天地淬炼的精华,或许是因了曾有与它相伴成长、相依生活的人生喜乐。

枣之乐,乐在温热的老灶台上,乐在倒扣的老粗碗下。顺碗沿飘出浓浓淡淡的枣香,甜蜜了那个缺滋少味的年代。青绿起皱的枣皮、软软糯糯的枣肉,丰富了贫瘠单调的生活。

枣之乐,乐在八月十五前后噼噼啪啪的打枣声里,一阵阵急促促唰啦啦落下的红枣雨,那一片片红灿灿鲜亮亮的红枣云。左邻右舍都来了,大姑娘、小媳妇、小小子、小丫头,还有咧着豁牙嘴巴的老太太。大家挎着箩筐,携着竹篮,相互招呼着,打趣着,逗闹着,一边捡拾,一边脆生生甜盈盈嚼着。

枣之乐,乐在用泥浆封口的老坛里,乐在南墙背阴的角落里。那些被精挑细选的红枣安静躺在老坛滚圆的肚子里,经高粱酒日复一日熏染,浸润,滋养,渐渐攒成对年味的向往。

枣之乐,乐在一场盛大的雪落。白白莹莹的雪窝里,总也藏着几枚被季节遗落的枣子,那红,那亮,那喜,那乐,不亚于发现了红而纯的宝石。

娘则打开了封存的酒枣坛,把洁净的雪放进去,再次封坛静置。要等火红的对联贴起来,响亮的炮竹爆起来,灿烂的烟花燃起来,一坛陈酿了整个严冬的酒枣,被鲜亮亮端上桌。如果有幸,还可以尝到一小碗枣酿。那味道,有枣香,有酒香,有雪香,有蜜香,还有冬天的甘冽和清透。

不着急,我的枣乐才刚刚开始。

小院清宁自在,随风摇落的红枣,像摇落一段旧时光阴。“光阴”焙在炉台上,红亮的枣皮一点一点焙焦,散发出浓郁的枣香味。炉子上的壶正好开了,咕嘟嘟冒出的水汽,水汽从壶嘴喷溅到火圈上,化作一个个小小的白水珠,嗤嗤啦啦一番挣扎,一眨眼,不见了。

取小撮红茶冲泡,加两三枚焦枣,围着火炉坐定。呷一口香暖的枣茶,嗑一把喷香的瓜子,手里攥着满满一团活色生香的人间烟火。

“牧雪斋”。命此斋号深有缘起:庚子岁冬,因再次入职天龙山,隐隐约约顿觉有牧雪修学之意,故决定用之,乃“松下客”之又一号也。

所谓“牧雪斋”号者,其根源出自宋代释广闻的《雪牧》一诗,其诗曰:“整顿蓑衣御苦寒,自家水牯自家看。白漫漫处无香草,笛弄梅花过别山。”今反其字而用之,以表余之心绪。然启发余思索斋号名者,源于著名书画家、学者、山西大学教授李德仁先生,最终使斋号定名则是唐槐诗社社长、诗坛前辈常永生以及唐槐诗社副社长郭天保先生。李先生为余入门求道的恩师之一,为能早日步入学界大门,先生循循善诱之教导余时常铭记在心,修行中不敢有丝毫懈怠。此外,在临习书法字帖上,李先生也常常加以指导,余感念甚深。常、郭二位是余之前辈,亦为师兄,多年来,对余之提点甚多,均没齿难忘也。

斋号既定,余时年已近不惑,遂突发奇想,似应请十位书法家书之,待集齐之后,悬于书房,供余日日欣赏,如此,方能将牧雪修行之意,走脑入心,不废修行之志。修学之路漫漫,作为初学人,确应常思“六经勤向窗前读”之古训,逐步深解“及时当勉励,岁月不待人”之警言,方可修学解惑助力。

修学解惑者,当为世间人一生第一之大事也。学为行先,行为学验,有学有行,改过向善,万事求真,人生方得圆满自在,圆满自在者,牧雪斋之归宿也!

牧雪斋记

吴鹏程

古之文人雅士皆有斋号。斋号者,古文人雅士名、字外之又一美名也,因其能丰富解释名、字,还有寄寓远大志向之心、内涵人世情怀之意,故而各自斋号多别有特色。一人一号,号号传神,不可复制焉!

余虽不才,因早年曾与天龙山之蟠龙松相伴,故取别名“松下客”,有松下做客修行之念;今历经沧桑,遂又有效仿古文人之雅心,故命斋号为